

Marguerite Duras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谭立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谭立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法)杜拉斯(Duras, M.)著;谭立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5

(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6570-6

I. ①抵… II. ①杜…②谭…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0493号

MARGUERITE DURAS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1950年法文版译出

© Éditions Gallimard, 1950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09-2006-162号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谭立德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周冉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字数 146,000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570-6/I·3933

定价:40.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9907735

给罗贝尔

第一部

他们仨都觉得买下这匹马可是个好主意。即便这笔钱大概只够支付约瑟夫的烟钱。首先，这是个主意，这证明他们还能够有些主意。其次，他们感觉不那么孤单了，通过这匹马，他们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了，他们仍然能够从这个世界汲取某种东西，即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東西，即使这微不足道，他们仍旧有能力取得某种从未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能够把它径直带往他们那一小片浸透盐分的平原，直到内心充满愁闷和辛酸的他们仨。这就是运输：甚至从不毛之地的沙漠，还是可以挖出点什么东西，然后运往生活在别处的人们，运往上流社会的人们那儿。

这持续了八天。这匹马太老了，作为一匹马，它比母亲老多了，简直是百岁老翁。它尽量一丝不苟地干着人们要求它干的活儿，但这活儿显然早已超出它的体力，后来，它死了。

他们为此而感到厌烦，在这一小片平原上，没有了马匹，他们就重新又回到孤独和永远的贫乏之中，对此，他们是如此厌烦，以至当天晚上就决定，第二天，他们三人都去朗镇，想去看看别人，得到些许安慰。

正是第二天在朗镇，他们将碰上改变他们一家生活的机遇。

因此，既然一个主意使人有所作为，那么，它总是一个好主意，即便一切都被搞得颠三倒四，譬如说，买一些濒临死亡的马。因此，这一类主意总是好主意，即便一切都惨重地失败了；因为，那样至少人们最终变得无法忍耐，如果一开始人们就认为那些主意是坏主意，那么，人们永远不会变成那样。

于是，那天傍晚，最后一次，约下午五点的时候，约瑟夫那马车刺耳的声音远远地从朗镇方向的道路上传来。

母亲点点头。

“还早，所以不会有很多人。”

不一会儿就听见鞭子抽打的劈啪声和约瑟夫的叫喊声，马车出现在道路上。约瑟夫在前面，后座上则坐着两个马来女人。那匹马走得非常慢，与其说它在走，倒不如说它在用蹄子刮擦路面。约瑟夫鞭打着它，不过，他本该鞭打路面，因为路面都不会比它更无知觉。约瑟夫在与吊

脚楼并排的地方停下车。女人们下了车，继续朝康镇那儿步行而去。约瑟夫跳下车，用缰绳拉着马，离开大路，拐入通向吊脚楼的小路。母亲在阳台前的土台上等他。

“它根本不再挪步了。”

苏珊坐在吊脚楼下，背靠着一根木桩。她站起身来，走近土台，不过，并没有离开阴凉处。约瑟夫开始给马卸套。他很热，滴滴汗珠从他的盔形帽檐流到面颊上。他一卸完套就从马身旁闪开几步，开始认真地打量它。正是在上个星期，他才有这个搞运输业务来赚点钱的主意。他花了二百法郎购买了全套行头，马、车和鞍辔。但是这匹马比想象的要老得多。从第一天起，一卸完套，它就去站在吊脚楼对面的秧田坡面上，然后，耷拉着脑袋，好几个小时都呆在那儿。它时而乖乖地吃草，但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仿佛它实际上已经发过誓不再吃草，只不过偶尔忘记罢了。不知道除了衰老之外，它还可能有什么。前一天，约瑟夫给它拿来饭团和几块糖，设法给它开开胃口，但是，它嗅了嗅，便又转过身去，出神地凝视着长满青青禾苗的稻田。在它过去把木材从森林运往平原的生涯中，大概除了被开垦的荒地中枯黄的干草以外，没有吃过别的东西，以至于它对其他食物再也不感兴趣了。

约瑟夫朝它走去，抚摩着它的脖子。

“吃吧，”约瑟夫大声说，“吃吧。”

马依然不吃。约瑟夫早就开始说它可能得肺结核了。母亲则认为不是，跟自己一样，它活腻了，宁愿听凭自己死掉。然而，直到那一天之前，它不仅能够往返于邦代村和吊脚楼之间，而且，晚上，卸了套后，它就独自走向秧田，不管怎样，好歹它是独自走过去的。今天，可不，它就呆在那儿，在约瑟夫前面的土台上。它时不时轻轻地摇晃着身子。

“他妈的，”约瑟夫说，“它甚至不愿意上那儿去。”

母亲走了过来。她光着双脚，戴着一顶大草帽，草帽直扣到眉际。灰白的头发用内胎垫圈系住，编成细细的辫子，垂在背后晃动。她身上那条按照本地样式裁剪的石榴红裙子，宽松、无袖，乳房处已磨损了，她双乳下垂，但仍然挺丰腴，在裙袍里无拘无束。

“我跟你说过别买这匹马。花二百法郎竟买了这么一匹半死不活的马和这么一辆不结实的车。”

“你要是再不闭嘴，我就一走了之。”

苏珊从吊脚楼下出来，走到马跟前。她也戴着一顶大草帽，几绺红褐色的头发从帽檐下露出来。跟约瑟夫和母亲一样，她也光着脚，身穿到膝盖下的黑裤和无袖的蓝上衣。

“你如果走的话，你就对喽。”苏珊说道。

“我可没问你的意见。”约瑟夫说道。

“可我，我得告诉你。”

母亲扑向女儿，想要掴她耳光。苏珊避开母亲，转过身躲进吊脚楼下的阴凉处。母亲开始长吁短叹。现在，这匹马似乎两条后腿都半瘫痪了。它根本不往前移。约瑟夫松开他本想用来牵马的笼头，从马屁股向前推。那匹马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一直摇摇晃晃地挪到斜坡。一到那儿，它就停住，把鼻孔深埋入嫩绿的秧苗中。约瑟夫、母亲和苏珊朝它转过身，一动不动，满怀着希望。但是，不。它的鼻孔轻轻地拂过秧苗，一次，又一次，它稍稍抬起头，然后，弯下了长长的脖子，沉重的脑袋耷拉着，一动也不动，厚厚的嘴唇贴近苗尖。

约瑟夫颇为踌躇，原地转过身，点上烟，走回车旁。他把马具堆放在前座上，然后把车一直拉到吊脚楼下。

通常，他就把车停在楼梯旁，可是，那天晚上，他把车拉到深处，在那几根主桩之间。

随后，他好像在思考他还能做什么。他又一次转身看看那匹马，然后，朝库房走去。这时，他似乎发现他妹妹又回来靠着那根木桩坐了下来。

“你在那儿干什么？”

“天热。”苏珊说道。

“大家都热。”

他走进库房，拿出一袋电石，他把电石倒进一个白铁箱。然后，他把袋子放回库房里，回到箱子旁，开始用手把电石掰碎。他吸了一口气，说道：

“是那些母鹿在发臭，应该把它们扔掉，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呆在这里。”

“那可没你的电石臭。”

约瑟夫站起身，手提电石箱，又要朝库房走去。随即，他改变了主意，走回车旁，猛地踢了一脚车轮。然后，他步伐坚定地登上吊脚楼的楼梯。

母亲又开始锄草了。这是她第三次在土台周边的斜坡上种植红色美人蕉。干旱经常使得这些美人蕉枯死，然而，她锲而不舍。在她前面，下士浇灌了坡面后，正在中耕。他的耳朵越来越聋，母亲不得不越来越大声地吼叫，给他下各种指令。靠近大路的桥前，下士的妻子和女儿正在涝洼地里钓鱼，她们俩蹲在泥泞里钓鱼已经有整整一个小时。他们吃鱼已有三年之久，总是同样的鱼，就是她们每天傍晚在桥前同一片水洼里钓上来的鱼。

吊脚楼下比较安静些。约瑟夫让库房的门敞开着，一股带有母鹿味儿的新鲜空气飘过来。一共有四头鹿，其中一头公鹿。前两天，约瑟夫打了公鹿和一头母鹿，另外两头母鹿是在三天前打的，这两头母鹿不再流血了。其他的几头鹿，血从敞开的下颌处还在一滴一滴地往外流。约瑟夫常常去打

猎，有时，两晚中就要去打一次猎。母亲斥责他，因为他浪费子弹去杀那些三天后就要扔到河里去的母鹿。但是，约瑟夫不甘心从森林归来时一无所获。于是，大家总是装做好像在吃鹿肉，老是把母鹿挂在吊脚楼下，等到鹿肉腐烂发臭，就扔到河里去。大家都讨厌吃鹿肉。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更乐意吃约瑟夫打来的黑肉涉禽，是在河口那儿，在海边沿着租借地的大片盐碱沼泽地里打来的。

苏珊等约瑟夫来找她一起去河里洗澡。她不愿意率先从吊脚楼下走出来。还是等他来为佳。她和约瑟夫在一起的时候，母亲就嚷嚷得少些。

约瑟夫下楼了。

“快来。我可不等了。”

苏珊跑上楼换游泳衣。她还没换好，瞧见她上楼的母亲就已经嚷嚷开了。母亲这么大声嚷嚷，倒不是为了让人更清楚地听见她希望别人明白的事情。她随意地对料想中的幕后人物叫喊，与眼下所发生的毫无关系。

苏珊从吊脚楼下来时，她发现对母亲的叫喊无动于衷的约瑟夫，又在关注那匹马。他竭尽全力按下马头，想让马鼻子埋进秧苗里。马听凭他摆布，但就是不碰秧苗。苏珊走近约瑟夫身旁。

“行啦，走吧。”

“我想，完了，”约瑟夫伤心地说，“它快死了。”

他挺不情愿地离开了那匹马，然后，他们一起朝木桥走去，到河流最深的地方。

孩子们一瞅见约瑟夫走向河边，便离开他们正在玩耍的大路，跟在他身后跳进水里。最先到达的那些孩子和他一样扎进水里，其他的就三五成群地滚入灰色的泡沫里。约瑟夫习惯于同孩子们一起玩耍。他让他们骑在自己的肩膀上，让他们翻筋斗，有时，让其中一个孩子抱住他的脖子，就这样带着喜出望外的孩子，顺着水流而下，一直游到桥那一端的村子附近。可是，今天，他不想玩儿。他在幽深狭窄的水区里游来游去，犹如鱼儿在鱼缸里一般。从河岸俯视着河水的马纹丝不动。阳光下，它站在布满石子的地面，一副闭目塞听的样子。

“我不知道它怎么了。”约瑟夫说，“但是，它快死了。这是肯定的。”

他重又钻入水中，后面跟着一群孩子。苏珊游泳没有约瑟夫游得好。她不时地离开水面，坐在河岸上，凝视着那条路，路的一侧通向朗镇，另一侧通向康镇，还有远得多的地方，通向城市，这座殖民地最大的城市，即首都，离这里有八百公里之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一辆小汽车终于停在吊脚楼前。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从车上下来向约瑟夫或苏珊问路，或者要帮个什么忙。她并不很清楚人家可能向她打听什么情况，在这平原上，只有一条从朗镇途

经康镇到城里的路。因此，不可能迷路。但我们无法预料一切，苏珊满怀希望。某一天，也许一个男人停下来，为什么不呢？因为他可能发现她在桥边。他也许会喜欢上她，然后提议要把她带到城里去。但是，那条路上，除了客车，很少有汽车经过，白天最多不过两三辆。总是同样的那几辆狩猎者的车，他们要到离此地六十公里远的朗镇，几天以后，就看见他们的车往相反方向开过去。这些车全速行驶，不停地鸣响喇叭，以驱赶道路上的孩子。在瞧见这些车出现在一团尘土里很早之前，人们就听见森林里响起沉闷而强有力的喇叭声。约瑟夫也在等待一辆可能停靠在吊脚楼前的汽车。那辆车也许是由一位淡金黄色头发的女子驾驶，她抽着三五牌香烟，而且还涂脂抹粉的。她，她也许会请约瑟夫帮她修一下轮胎呢。

几乎每隔十分钟，母亲就在美人蕉丛中抬起脑袋，朝他们指手画脚，大声叫嚷。

只要他们俩在一起，母亲就不走近他们。她只是大声喊叫。自从堤坝坍塌以来，不论对什么事情，如果不开始大喊大叫，她就几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以前，她的孩子们并不担心她发怒恼火。但自从有了堤坝这回事，她就病了，甚至，据医生说，已有生命危险。她已经发作过三次，按医生的说法，这三次都很可能致命。可以让她嚷嚷一会儿，但不能太久。大动肝火就会引起

她发作。

究其发病根源，医生追溯为堤坝的坍塌。他也许错了。那么多的怨愤只能是一年年、一天天，慢慢地积累起来。并非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着成千上万的原因，其中包括堤坝的坍塌，人世间的不公，她的孩子在河里游泳的场面……

然而，母亲的早年丝毫没有预示她晚年必定遇到的厄运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以至医生现在会谈到她将因此而死，将死于不幸。

母亲是农家女，她曾经是那么优秀的学生，故而，她的双亲由着她一直读到大学毕业。随后，她在法国北部一座村庄里当了两年小学教员。那是一八九九年。有几个星期天，她站在村政府门口张贴的殖民地宣传布告前遐想联翩。“加入殖民大军吧”，“年轻人，到殖民地去，财富正在等待你们”。宣传画里，在一棵果实累累的香蕉树的树荫下，一对身着白色服装的殖民者夫妇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而当地的居民则围着他们，一边微笑一边忙碌。她嫁给了一位小学教员，他同她一样，在这北方乡村里，觉得厌烦得要命；同她一样，成了皮埃尔·洛蒂的一些阴郁神秘作品的受害者。婚后不久，他们一起递交申请，要求成为殖民地的教员，于是，他们被任命前往当时人们称为法属印度支那的这块大殖民地。